

CHENGGUANGHAI

程广海

茶缘

我从什么时候养成喝茶的习惯,真的很难记起来了。应该是三十年前,母亲开了一个茶馆。因为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农村大集,开这样一个茶馆,一为赚点小钱,更主要是方便买卖人喝口水。茶馆只是每逢五天一个的集市才开,摆设简单极了,十几把茶壶,几十个茶碗,再加上几罐茉莉花茶。依我看,这就是北方农村集市上最常见的茶摊子,茶馆是赶集的买卖人对店家的尊称罢了。母亲忙不过来的时候,我就帮忙照应,看着那滚烫的开水注入茶壶的那一刻,茉莉茶的香气氤氲而起,闻着那袅袅升起的茶香,感觉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香的气味了。

母亲是一个嗜茶如命的人,即便有再多的农活,每天一早起来,必须生火烧开一壶滚烫的水来。先从有些生锈的茶叶盒子里摸出一小把茉莉茶冲上,慢慢地品上一会,再拾掇家务。母亲对茶的钟情,简直就是她生命中最鲜活的一部分了。

受母亲的影响,我从上小学就开始喜欢喝茶了,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。我们北方除河南出产信阳毛尖外,几乎不产其他茶叶,大都喝的是最普通的茉莉花茶和信阳毛尖。当然,我们北方人喝茶,就是为了解渴,比不得南方人说的早上“皮包水”下午“水包皮”的那种境界和程度。所谓早上“皮包水”是指一早就喝茶,下午“水包皮”是指泡澡,无论怎样,那就叫一个“闲”字。

真正认识茶,是大学毕业后分到一所中学里。我们语文组的刘老师是一位福建人,他非常喜欢喝茶。每看到我不是喝茉莉花茶就是信阳毛尖时,他有些不解。我说,这两种茶喝习惯了。这时候,他就拿出自己的茶叶说,你尝尝我们老家的水仙,那可是少见的茶之上品啊!刘老师老家在福建建瓯的山区小镇,那里出产武夷水仙茶,他每年都要老家的亲朋寄过来一些。说起老家的茶来,他还讲了一个传说呢。在明末清初武夷山景区的小胡乡,一茶农上山砍柴,发现一棵小树,外形与茶树不同,叶子也比较宽大,他摘下几片叶子在手里碾碎后,浓郁的清香扑面而来。茶农将此树移栽家中,制成茶后,发现这种茶汤色黄,有较重的兰花香,回味甘甜。后来,这种茶树很快就繁殖开来,此茶成为名品而传播四方,曾在1915年获过巴拿马金奖。

喝过武夷山水仙后,竟慢慢地改变了我喝茶的习惯,乌龙茶、龙井茶等其他品种的茶也进入了我的喝茶范围。喝茶久了,慢慢品出茶之香,茶之味,不仅回味无穷,而且引人入胜。

再次与武夷水仙结缘是一次偶然的机。在武夷山天游峰景区,我仰观四周的山,俯视临流的小溪,心想:这样的青山绿水,便有不俗的好茶。已是傍晚,我先到一家临溪的小吃店,要了“鸡茸金丝笋”、“菊花草鱼”等当地名吃,喝起闲酒来。问起老板有哪些好茶,他说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,因心里惦记武夷水仙,问道有没有。老板笑着说,待会给你叫一位卖茶的老头来。

不一会,卖茶的老者进来小吃店,他把茶叶放进一个杯子里,倒下滚烫的开水,把杯里浮起的泡沫倾倒在另一只杯子里,然后再加水冲泡。老人端起杯子让我品尝了一下,我只喝了一口,一股清淡的茶香涌入口中,我连忙喊了声,好茶,好茶!

老人用浓重的乡土口音向我介绍了水仙的制作过程,拿出一把水仙放在我手里,让我细细地闻,一阵淡淡的清香飘来,沁人心脾。我看着杯中微绿带黄的茶水,真不忍一口饮下。我连忙给老人倒了一杯酒,邀他和我一同喝酒,老人欣然落座。我们如多年未见的老友,慢慢聊着茶、品着茶,再也不管窗外溪水流淌的声音,还有那被山风吹斜的细雨。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沧海桑田,岁月更替。总有一件事,让您至今难忘;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,一直有述说的冲动;或者,会有一件事,改变了您的命运……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,欢迎赐稿!版面有限,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。电子邮箱为:478702039@qq.com,有稿费的哟!

LIHAI

李海

追忆洪学智老将军

秋十月,丹桂飘香。趁“十一”放假,我回到了我生活和工作四十年的家乡——双河小镇。

小镇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:一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,总是让我激动万分,心潮澎湃。这里同样也是将军洪学智的家乡。他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,被人称之为“六星上将”。作为一名老将军的家乡人,我有幸两次与这位老将军有过亲密接触。他在我的脑海里时常忆起。他高大的身躯,和蔼的笑容,淳朴的乡音,殷殷的祝福,让我永远永远地不会忘记。这次回家乡,我一路叨咕着,一定要去老将军的故居和他三次视察过的金寨双河职业高级中学。因为这所学校是我的母校,也是我曾经工作十九年的地方。毋庸置疑,我对这片土地,尤其是对“职高”的感情不知道有多眷恋。顷刻间,记忆的闸门汹涌打开,往事滔滔洒落。

作为从大别山里走出来的农民儿子,老将军生前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和教育事业,他一生情系桑梓,让故乡人民深深缅怀和永远追忆。在我的记忆中,他一共回过七次家乡。2006年病重期间,老将军还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:“等病好了,我还想回金寨看一看。”老将军的家乡情结,可见一斑。

1994年6月上旬的一天,老将军又回到家乡,他说他一定要到金寨双河职业高级中学去看看。也就是那一次,我同老将军面对面地进行了对话,那一幕,至今记忆犹新。那天老将军穿着便装,精神矍铄地来到我负责的教学实验室(我当年是化学老师)。看到老将军朝我走来,当时我心里“砰砰”打颤,不知跟他该说些什么话好,脑子里有种好害怕的感觉,没想到,老将军上前亲切地同我握手,我激动得连忙伸出双手说:“首长好,首长好!”老将军笑盈盈地对我说:“你是俺们山区的金凤凰。”听了老将军充满浓厚家乡口音的话语,我感到他非常的亲切,这句话,我一直铭记在心。

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农村中学的办学条件不可能好,所谓的仪器柜,其实就是一个木

头柜子,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像样的仪器。老将军看着我们这些简陋的仪器设备,用手摸着—排排木架说:“实验条件要改善呀”……

这次老将军的平易近人,关爱家乡教育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有记者把我与老将军站在一起的情景拍下来了。半个月后,当这张与老将军的合影照送到我手上时,我是既惊讶又兴奋。老师们也是争相传看,因为没有底片,所以,唯一的一张与老将军的合影照,更显得弥足珍贵。从此,这张珍贵的照片被保留了下来。这些年,随着工作的不断调动,搬了好几次家,可这张照片依旧保留,有时拿出它,端详着,回忆着,感觉老将军笑得是那么开心,我笑得是那么灿烂。感谢那位不曾相识的摄影记者,拍下了这一美好的瞬间,让我的人生与这位伟人有了交集。

多年来,老将军的心里一直装着对家乡人们的厚爱。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协调港澳爱国人士高敬德先生的支持,向金寨募捐了120万元资金,用于帮助修缮县城烈士陵园上的红军纪念馆和双河职高修建实验楼。

1996年,一个集理化生实验室、微机室、图书馆、阅览室于一体的综合教学楼——敬德楼竣工落成。1997年4月下旬,准确地说,是4月25日,老将军在省政协有关领导陪同下,参加了敬德楼的揭牌仪式。敬德楼的揭牌仪式是很隆重的。在我从教的三十多年中,没有哪一次的活动能让我如此记忆深刻。

老将军一生,心系家乡,因为这里不仅是他的出生地,更重要的,这是一片用十万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土地。有一次,从县城到双河的必经之路有一段在翻修,随行人员考虑到老将军年岁已高,不能长途颠簸,建议取消回双河的行程,可是,老将军坚决不同意。就这样,一位老将军,一段崎岖的山路,一份不舍的情愫,构成了一幅感人至深的画面,大爱无垠。老将军临终前,交代秘书和儿子,死后把骨灰运回金寨,他要与家乡的人们在一起,守望家乡年年怒放的桂花。

XUAIQING

徐爱清

地瓜糖

小时候,每逢地瓜收获的时节,母亲就要忙活着做地瓜糖了。母亲心灵手巧,做得一手拿手的地瓜糖。母亲说,她做地瓜糖的秘方是祖传的,难怪吃起来那么有味道。

做地瓜糖时,我总是显得很勤快,在院里帮母亲打个下手。母亲把地瓜放在井槽里后,洗地瓜、给地瓜刮皮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。地瓜去皮后,母亲就把地瓜放进大锅里煮熟,然后趁热和用粗粗的压面杖把地瓜压成泥,按6:1的比例拌进白糖。再按3:1的比例取出事先磨好的糯米粉,与地瓜泥一起揉成一个光滑的大面团,装在瓷盆里待用。

接下来,母亲在面板上抹一层猪大油,然后取一团揉光的糯米地瓜团,用擀面杖铺开成1厘米厚的薄片,上面撒一些碎芝麻,然后像卷纸一样卷成长条,搓紧。之后再把地瓜条盘在蒸笼里,放在锅里用旺火煮熟,取出来放冷。等到糯米地瓜条变硬,再用刀切成薄片装在簸箕里晾干,地瓜糖的胚子就算做好了。把地瓜糖胚装在密封的袋子里,可以保证一年都不变质,什么时候做都可以。

每次炸地瓜糖的时候,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,我就会趴在锅台的边,眼巴巴地看着地瓜糖胚下锅。等到锅里的油烧到十成开咕咕冒泡的时候,母亲就会把我拽到一边,生怕热油溅出来烫

伤人。母亲抓起一把地瓜糖胚丢进去,只见那些糖胚先是全部沉在油底,马上又像受了什么刺激似的,浑身打一个颤,便开始膨胀,迅速地跳起来浮在油面上,待地瓜糖炸得金黄就可以出锅了,用漏勺沥干油分,凉一会便可直接放进嘴里了。一次,我性急趁母亲不注意,偷偷把刚打捞出锅的地瓜糖吃进嘴里,把舌头烫起了一片燎泡,母亲一边心痛地为我检查伤情,一边埋怨我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因为在地瓜里掺杂了糯米粉、芝麻和糖,所以这样做出来的地瓜糖就比直接晒干的红薯片更香、更甜了。

每年母亲做的地瓜糖,一部分自己吃,一部分送给亲戚朋友。记得每年腊月的时候,母亲还会送一些给邻居,然后再得意地告诉邻居们,这些地瓜糖给孩子们过年吃的。过年的时候,孩子们伸手抓起一片,放在嘴里一嚼,过节的喜庆就被这脆生生的甜香味渲染得淋漓尽致了。

如今,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,再也没有能力做地瓜糖了。母亲怕有一天她突然不在了,地瓜糖的秘方失传,就把地瓜糖的做法传给了大嫂。现在春节回家的时候,依然能吃到地瓜糖,虽然不是母亲亲手做的,但那甜甜的味道,总觉得出自母亲之手!

哦,香甜的地瓜糖!